莊簡集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莊簡集卷十五

宋　李光　撰

與潘子賤書

某昨因孟堅行日作狀必已達元宵後有專介自婺人過乃承所寄書諭并示[illegible]公書殊跂仰也即日溽暑伏惟台候起居佳勝某自丑春渡海今踰二年矣某且祇健但往來無趣[illegible]是日復一日年已從心如船

船已離港汊入大洋兩軍已交鋒生死劈面來如何避得潘居士雖在酒色林中十二時中亦要着便宜其次夜半或五更睡覺來燕坐定息吐故納新舒眉引手令稍倦再睡此活計大不負人得正月十五日一報聖主有寛大之意囚錮之人皆起生還之望此亦妄想耳

與胡邦衡書

某頓首度日來起居佳勝三經新解未能徧閱然嘗鼎一臠窺豹一斑亦足見其大畧矣如行李匆匆且納還此

書異時不患不流傳也四卦二書俟食罷探伺無雜賓
面納所懷非此能悉不宣某再拜

又

某頓首早辱報教過情之言伏讀愧赧欣承起居佳勝
聞雇夫殊未集非三四日不辦如此少駐固有名矣來
日度必未行有嚴氏小亭欲具早膳烹茶少款庶盡叩
所疑匆匆語離便有千里之隔切幸不外茘子兩等贈
諸郎娘不宣某再拜

又

鄙句寫呈一笑昨晚一士人來傳公黎媱夢事枕上偶成揮汗奉簡幸恕草畧此詩切不可示人它年乘槎北還可以出矣今日必未成行有所闕勿外幸甚某再拜

又

某再拜午暑伏惟起居佳勝早來拙句嘗聞唐人有諸邪赤子之對因黎媱夢事偶爾成詠方以為媿乃蒙屬和既捷且工如差邪二韻古之作者不過此耳不勝歎

服令嗣寒熱必不作行尚從容庶圖邂逅不宣其再拜

又

其頓首今日果成行否想一番勞勩過此亦遂多事矣早作起居佳勝昨暮聞有盛集殊悵然四卦不知嘗經覽否區區欲再見之意誠有所未盡也僕於左右亦嘗效其狂言矣公有所疑亦望指擿豈如世俗以諛言相媚悅哉此書本不以示人以公致力於斯文之久必能洞見此僕相求之意也度今早必未有它客聊叙區區

因以詗候動止不宣

又

中前湯字鄙句何以流傳至彼和章又得千里一喙海外士不肯讀書又耻於下問有見過者默坐而已然凈名一默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自愧癡頑不能頓悟耳陳逢時緣了褁事因得從容符子繼往想今冬不落莫矣别紙所喻荷意愛之厚但各在一涯會合未有期平生不敢失信於朋友豈敢預計耶得家人去冬書云孟

慱女子已一面出適第四兒子已一面娶婦令諸孫女雖多惟孟堅女子僕去家時纔周晬今十四歲矣聞極端慧與令郎年正相當但人事有不可預定者言之但怏悵耳某再啟

與蕭德起書

人生享全樂孰如德起者六十之年有此具美無愧老萊不知前世作何大因緣有此無量善報耶某度嶺海首尾六年惟書史可以自娛此心不敢它用也紹伊居

相近必時會合城中見諸友望一一致意許厚之夫婦
併亡横傷之後愈覺寂寥天之報施果何如哉厚之貪
嗜酒色乃有取死之道古宿云出世間法乃大丈夫事
非將相所能惟公勉之某中間緣喪第三子遠鄉無與
開釋悲惱過當遂至大病幾入鬼録踰年得安始翻然
感悟令幸頑健如舊某自離鄉朋友喪亡如胡巳茂張
全真無慮數十人多緣不能節省世緣全真在會稽捜
求妙麗丹砂茸附如啖魚肉徒資嗜慾耳自謂享榮貴

得便宜令為一蒃枯骨有甚便宜到這裏便世尊諸大菩薩出來也救不得豈不冤哉

與胡邦衡書

某頓首顧戎來辱問訊意愛甚篤三復感歎三月二十一日忽有昌化之命乃因次子孟堅為鄉人所中云僕嘗作私史詆謗事兒子亦就逮詔獄至今得家書十年嶺海未快仇人之意時時撰造此身已在生死之外但付之一笑耳只今惟一僕自隨隻影萬里秖自憐悼近

方入公館洒掃苟完明窓淨几復理琴書聊以度日承
索序引中間亦草得前日因私史事凡平生具草盡付
丙丁尋亦自悔更俟神思稍定紬繹續奉寄也公之訓
釋自足名世何假區區之言顧君忽過此云即行草草
作此不宣某頓首

又

某咨目上啟秋暑異常伏惟衛生有道台候起居佳勝
某旋得省劄大理具獄兒子竄峽州永不檢舉父子蹈

此大禍固無可言而累及平生知友如張燾程瑀二尚書潘良貴舍人各降三官坐嘗通書胡寅侍郎鐫職坐通書扇搖經畧餘人賀許二郎官凡五六人各降兩官使人不能不悵然也諸友自知無益各已相忘久矣架空造此不知其因蓋此數人一向投閒此其罪也置之勿復道連日憂憒無與晤語領來書啟緘快讀信如執熱之濯清風佳篇乃未嘗得見蘇李句此句法則工而擬非其倫則不敢當三序須俟神閒志定今未暇也然骫骳之文豈

足發揚妙趣以傳示後來聞命愧惕令郎氣象未易量
僕孫女多俟公還朝未免當擇一端謹以配君子長兒
女子乙卯生已非偶矣亭午汗方浹背勉作此紙閲畢
則付丙丁不宣其咨目上啟

與海南時官書

日來呂愿中帥桂林未必便有相害之意小人觀望田
憲復差一武大夫李望者來守昌化望本張俊太傅軍
中壕寨官麤暴無禮覬望上司百端凌辱郡中官僚士

人不許往還行户不許供應飲食囚之空廨死在旦暮
八十老翁豈堪摧辱如此耶

與羊荆華書

某前承示諭令嗣新年當命名觀其氣象静重秀爽必
為令器輙欲以堯民為名而字之曰元壽可乎恐宗黨
有同者却煩垂示某啟上荆華解元

又

小亭以檳榔叢竹為勝二物皆有香杜子美詩云雨洗

涓涓淨風吹細細香以細香名之可乎早涼乘興寫得

納上棊上荆華

又

棊啟早辱訪别不無悵然移時起居增勝筆一枝聊為

文場决勝之具來早定行無縁詣别塗中萬萬加愛不

宣棊啟上荆華學録

又

羊四蹄酒二尊輙納上助諸公行春大瓶甚佳云是臘

中造煩二公為東道僕以過客例不出亦覺老倦羊扐
不可分惠僕一口不乏也餘客須君謨希用其它二公
擇之某悚息上學録荆華

又

鄙句本不欲廣昨蒙垂諭再寫呈或得諸公和章可聯
粘以示郡侯亦一美事也切不可更粉飾以彰拙惡幸
甚某啟上學録荆華

又

夜來獨坐因改細香亭詩落一聯似覺一片之意有所歸宿挑燈乘興寫得奉呈但換一長字以易押只今能過早飲否某痢葯自朝下手方合了焙乾百五十圓可即令服某上削華晚具家餐未時可過某白

答符秀才書

某昨辱過顧長牋見貽議論粲然三復增嘆想晨夕起居佳勝所論左氏能發明春秋之旨孔子云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則是其好惡取舍未嘗不與聖人同也後來

諸儒紛紛之論葢未易以臆決其是非至如馬遷班固
范曄之徒各成一代之史亦不免互相譏評是豈可以
所短而廢所長乎況丘明親授經於仲尼故傳或先經
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
杜元凱葢終身好之自謂有左傳癖其言豈苟然者若
因元凱以求左氏因左氏以求春秋庶乎聖人之微旨
得矣吾子有志於問學況已得良師異時當卓然有立
於世顧言勉之衰老荒唐又何以進焉目昏手顫不罄

所懷某啟上

與姜山嗣老書

某啟王勝至辱示書三復嘆詠伏承日來法體安勝慰喜無量姜山風景清幽而吾師行業孤峻鐵磬家風千古不泯矣僕違離鄉土十有三年過去事不復追念未來事豈敢希求芙蓉有云從來不了只為今時若了今時更有何時平生學道今粗得力故能於煩惱泥中一塵不染瘴鄉炎海本自清凉固難與俗子道也然生死

去來本是常事若罪垢未除寘心宴坐無常來到撒手便行別紙所喻有退居之意不勝欽嘆大雲墳庵本如師肯來諸事成辦無柴米之虞若師真有退閑之志便令小兒打疊方丈迎請歸庵蘇公有云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來歲家中必遣人來切望乘報適連日天寒雲色凄黯書問填委意思荒忽勉作此紙惟祝加愛不宣壬申十二月望某啟上

又

黃精遠寄極荷其巳造直掇寄近村三十里然古人既死漾在尸陀林中劉伯倫常以鍤自隨曰死便埋我楊王孫以布袋裹尸入穴則去袋此皆達人大觀能辨真假不流滯於三塗一點真靈自有去處如此殊覺今日多事不免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但吾儒以孔孟為宗師棺槨衣衾不敢廢也

又

某啟老兵至辱惠問勤勤詞語超勝三復歎仰就審日来法

體安穩某衰年久處遐方粥飯之外有以自樂海外風
濤渺然人情物態久亦安之乃知華嚴重重世界十世古
今不離於當念而摩詰老人掇移妙喜世界不為神通
坐想姜山長松蔽道流水涓涓如在目前耳吾師一向
安閒經禪之外必有妙句幸時見寄惠箏乾時時咀嚼
未忘鄉味餘人並無能及黎香僅有四両供佛之外或同志
相過時爇一瓣便如坐寶陀山與白衣對談也

與胡邦衡書

其頓首儋崖雖不乏便小海之隅風波亦可畏惟是跂仰未嘗少忘也郡中附至四月中所惠書并玉友魚醢深用感戢玉友履此風濤烈日而色味殊不少變信乎其能耐久也仍審即日起居增勝吉陽天下至陋窮處今學者彬彬知所尊仰何陋之有劉賓客作謫九年賦意謂陽數之終當變況吾二人已踰一紀天道好還但力行一忍字需之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若能日飲醇酎不辜此風月則無入而不自得也相與勉之而已不

宣某頓首

又

某啟近因許秀才便舟附手書并麮菴昨日有自昌化來者云尚未行甚悔輕付也春暄伏惟起居佳勝春後殊無好懷此間雜花如桃李亦罕見之意天地中和之氣至此盡矣言至於此亦似可笑前所寄六詠欲易三两聯今再寫去幸因的便却付前本也北耗杳然家間所遣人至今未到一身寓此日有意外之慮然劉伯倫

以鍾自隨死便埋我則又釋然耳出無友之說誠如東坡所云近黃舜揚秀才已到書館相近得此一士少慰孤寂會下士人如向攜公書來及小裴氣象已超勝乃知詩書醞釀之功亦大矣仲尼嘆道之不行欲乘桴浮海又欲居九夷豈虛言哉武王克商封箕子於三韓至今為禮義之國吉陽之居公之不幸而一時士類之幸也三月三日某啟上

又

其頓首盛介至辱真翰三復感嘆不容於懷欣承履茲
庚伏起居增勝昨蒙惠丹固璀璨精華非止扶衰而已
然亦未敢遽服者不知和國為何人六月二十六夜忽
脾疼異常天明方止而鏡中形容陡覺瘦瘠異常心甚
疑之是夕忽夢三道士來黃冠予若將起程北歸者道
士邀僕於去城六七里間授與道書兩卷云是司馬子
微養生說僕不暇閱納之懐中臨別最長道士言我有
丹四粒藏之松中將取以授子僕以擔杖已行不及翌

日問趙主簿長沙人和國為誰趙云張丞相封和國公始大感悟葳之松中者松為十八公神固告之矣晨起焚香作禮先服白丹一粒其餘不知可繼進否兩日氣象已如舊豈殘生未即埃溘有同歪之幸歟不宣某頓首

又

某頓首前月末黎下班轉致中秋所惠書欣承善達吉陽粗已安居不勝慰喜歲律遒盡元正俯臨賢君子道泰之時伏惟味道之腴知德之奥起居佳勝某衰苶如

故自九月初鄉民不靖郡縣擾擾至今想已流聞郊赦雖有檢舉之文仇人在朝固已絕望死生禍福定非偶然中間得李守書云吉陽羊米特勝諸郡魚蟹亦不論錢有此數物人生更復何求況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想琴書自娛不知身在萬里外也承喻易說叙引固當如命然擬非其倫則不敢當已勉作數語俟左右北轅面納餘冀自重不宣某頓首上

又

某少懇近逢時託撰軍學記雖已勉強撰得已下手刻石矣但昌化軍學記五字欲得邦衡作漢隸比已令停刀筆以俟幸速得之恃愛忘率爾悚息之至元衡未中第才業人望如此此後必中耳令嗣想不廢學異時必能繼公清風也令郎氣象可喜為胡邦衡子而命又與僕相似它時寧為鹵人必不為俗人也呵呵似聞廬陵書來尊少俱康佳僕家書不出此月必至隻影萬里頗有意外之慮去秋人回令津遣三两老妳婢來孟堅不在

家不知小兒能辨此否得孟堅書頗能不廢學抗論甚偉某已寫書一幅忽蜀僧行客至袖出寂照庵三字如獲至寶餘俟後便某再拜

湧月閣三字森然如入武庫見古劍戟凛然如覩正人端士之容即已付郡倲而前牓及僕惡札彼以人情不肯亟換須俟從容耳某再啟

又

令郎氣象不凡又朝夕侍側日聞妙言異時未易量也

其猥懇中間在瓊管作雙泉記君前擕去副本意欲得
左右作漢隸文雖不工然古之碑碣賴字畫以傳遠者
多矣漫裝界卷子一軸風和日煖或不憚煩承興一揮
灑之幸甚其再啟

又

某手啟昨顧巡檢行奉記伏承老人以壽終想人子之
痛豈易堪忍況吾友至性過人幸勿至傷生尼父每以
中道立教載在禮經過此失禮意況五十歲以上血氣

不比少年時吾徒處憂患之際又瘴癘侵其外惟痛自裁抑乃免病苦至懇至祝近緣議者傳僕擅離貶所見在清湘出入王安撫家諸處雖已申奏見在本軍城裹居住而諸司尚以為疑陰遣使人直至昌化緝探節前至此令已回矣度此報至朝廷必已釋然曲折符尉知之此不詳具八十老人死自其分耳年來亦覺損衰步趨無力心志健忘聰明不及前時矣又緣為文字纏擾晨起嘗晏坐而喜抄書以此不得全功於鍊養但絕欲

十四五年色身尚強耳十一月九日至節是日戊午乃僕本命作小醮青詞末云滌除玄覽悟色境之皆空專氣致柔冀形神之俱妙大畧如此此覽封州書感嘆不可言或以僕近日動靜一寬朋友之念也丹砂甚妙為更求數粒古人云内丹既就外丹自來豈其然乎偶此便甚的因致此幅紙不宣某啟上

又

某再啟某老病日益衰瘁加以羣囂未靖杜門待盡以

此久不通書唯是懷企道義未嘗一日忘也吾徒憂患至此古今罕有如僕老病死自其分公今遭此家禍更宜以遠業自重勿過悲傷居瘴煙之地血氣已耗七七之後冝茹葷鮮以助真氣凡居喪有疾飲酒食肉聖人所許儋崖瘴毒之地獨不比有疾乎

又

某啟相望不遠而風濤洶然久不承問動止此心傾仰何可勝言仲夏酷暑起居佳勝某老病如故日夕汎掃

此心時至即行非如吾友盛壯之年前程萬里惟祝乘此閒放盡為巳之學至處憂患之際則當安之若命胸中浩然之氣未嘗不自若也邦衡豈俟鄙言仲尼作易亦專論此事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剥必有復否終則傾邦衡素明此道需之時則當以飲食燕樂僕之頑鄙又垂盡之年惟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故汲汲耳此間為況甘君必能言之僕自去年四月家僮至復杳不知消息舶船今歲無往淅者亦

且任之古人以離火宅棄妻子爲勝尚子平之徒是也
吉陽氣候與昌化不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千萬勉之
不宣五月朔某啟上
湧月二詩極超勝本不欲出而光芒萬丈孰能遏之它
時録本付陳氏永爲海外之傳不但藏秘篋笥間也

又

某啟相望隔小海風波洶然宜相忘於無相忘也杪秋
氣爽伏惟道體超勝患難至此正是着力處想宴居有

以自娱動則觀書以廣智静則息念以存誠賦詩一首
彈琴一曲古人困而能通用此道也江西必續得近耗
封人消息何自而來周機宜何人哉人情物態近益可
畏不宜其啟上邦衡學士老友

又

其啟甘子行嘗奉手函諒已塵視日來煩暑伏惟起居
佳勝其老病如常僑崖天下至惡弱之地吾二人居之
能不以為陋內有黄卷聖賢外有青衿士子或一枰之

上三酌之餘陶然自樂是非榮辱了不相干故十五年之間雖老而未死葢有出乎死生之外者符子海外有識之士廉而有才相從踰歲如一日想能道僕起居之詳舍人公相見為僕致意三蒙惠醞此意厚矣念正寀落未能致一物修城立寨一勞永逸尚何罪乎聞太夫人襄事須俟公歸甚善甚善不宣某啟上邦衡編修老友

又

其頓首使至辱惠真翰深佩雅意相望雖若不遠而山海之隔不啻弱水人情險巇過於蜀道去冬嘗作書不敢輕付即日恭審台候佳勝其老繆椎魯不文過辱寵示太夫人行狀俾之著撰伏讀赧然此非老於文學者其誰敢為然邦衡名節凜然老朽得附名其間豈非幸願但此文須少從容若止述婦人閨門之行其他畏避而不敢言則非僕之志豈足以慰士友之望邦衡之心哉無由面談切冀保重不宣其頓首

劉夢得謫播州柳子厚以禹錫母老願以柳易播是時
裴晉公在朝言陛下方以孝治天下願俛從其請禹錫
遂移連州今聞邦衡有奔喪之請不知大臣中亦有慨
然如晉公為開陳者乎今冬郊恩邦衡歸有期矣願益
自愛其又上

又

覽機宜公書超然如見其人亨仲亦蹈奇禍葢非偶然
深於術數者能言之一切順受更有何事僕年垂八十

喜進者尚下石不已所論無根却非廟堂之意既言僕擅離貶所見在清湘言者亦得之傳聞使有意見害欲加之罪豈無名乎然一犬吠雪百犬皆應連月人情大有可笑置之勿復道也年來衰頽步趨瞻視皆不及前時但心志尚強耳清河時聞動静然謹不欲以無益書問累之茂遠奇士僕初南遷過臨川預以書戒其勿出渠田書慨然反出十餘里外相迓清談終夕傾倒然中間消息甚惡心不以為然今聞機宜公所報悲愴不已

如此人者世豈多有造物不仁何奪之遽耶如聞秦國
卻能稍寛老人平時叅禪於夢幻死生是第一義但子
母之情豈易割邪但漸遠漸忘耳機宜公數詩皆妙作
憂患中陶冩性靈實賴詩酒張第劉昉楊愿皆惡病而
殂孰謂造物果無心耶老懶加之畏禍又善累人皆不
敢作書近又緣虛驚取平生朋友書問悉付丙丁已而
又悵然如邦衡往來書亦不免爲煨燼矣如詩文它日
尚可求也某再拜

與陳伯厚書

某啟自辛酉度嶺今十四年矣前此郡縣皆遇善友不復有流落之嘆近緣吕帥到任小人歆艷意望超擢皆有陵藉之意平生守道遇所當為雖鼎鑊刀鋸在前不避賴上天眷祐背我者殃害我者亡而祐我者昌以此處之澹然至於老兵不過抽去數卒無所損益但小人觀望鬼怪百出未易筆舌陳也政使趙濾之言得徹廟堂并諸司自可一笑前此固知足下必來愚意老率之

言先入於諸司以公與僕厚不能無過慮葢為吾友慮耳今田憲既深知公似可無疑矣

與王彥恭書

某啟去冬忽郡中備坐省劄勘會在與不在本軍兼行下一宗行遣事雖無根而諸司絡繹郡遣使臣徼服察探人情恟恟觀望百端至今遠近知友無一人敢通問者今日初方有人北來者士友亦節節通書言事已明白還公元官復知雷州聞之而喜可知也過去事不復

具述因禍得福事宣偶然想令已到家種種如故矣即日伏惟台候起居萬福其老病如故年幾八十直旦暮人耳未知何時握手相從一笑耳想廟堂深察旦夕必有帥漕之除豈小郡所能淹留耶僕年來衰病傍無一人不免取最小兒孟傳若來不出今冬未知人事又如何峽州亦不知音耗自公行後所傳多端不可具述大抵幸災樂禍者多不足怪也公氣候却一向安樂吾徒但能寡欲自可無病彭祖云上士别床中士異被服藥

千裏不如獨卧此最要言海外近頗擾擾瓊州黎人反叛見起兵誅討未聞平蕩吉陽累政不得人百姓無告滃邁令黃璋權郡諸司按發現在海康取勘諸司差到武德郎王庚近又為士民所訴渠不勝忿又申奏朝廷及諸司言結連陳適兄弟謀反茲事體大聞瓊司已收留二陳矣皆異事也向熱千萬自重不宣某啟上彥恭安撫老友乙亥三月二十一日

答樓仲暉書

承寄示宣城父老王霖等申狀讀之恍然既感且嘆僕頃守宣城無惠愛及民今已二十八載矣年垂八十死在旦暮自度此生不能再當郡寄以撫循斯民又道路隔遠不能效朱仲卿死葬桐鄉東望雙溪疊嶂之勝感嘆而已因見諸父老為致此意惟視率勵子孫仰事俯育為士為農勉為忠孝戮力以事田疇先期而畢租稅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是所望也

與胡邦衡書

人情恟恟想杜門飲醇與僕況味同也自去冬緣王彥恭事驚憂不小數日所傳朝廷已察知其誣王盡復官復知雷州了城壁人情𨁈變凡知友半歲不通問者連日踵至可付一笑耳邦衡憂患重重宜有以自寬清心宴坐絶欲息緣莊老吾師也其餘經史且可撥置僕今年七十有八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耳年來諸況如故但腰膝無力然平生故人死亡畧盡通封川書爲轉求丹砂實濟扶衰之用某再批孫女乃孟堅次女年未

及笄親期能稍緩為幸葢不可越次故也

又

某啟久不通問實以小人窺伺者衆不欲以無益之寒温奉累也日來起居佳勝今早林令自瓊州專人報秦公十月十八日殁故前日赦文不見此公階位心知如此令果然也僕已為太夫人撰得埋文其間有難囬避者前已為上淨本須面納也前日赦文固知非渠意想宅上自有專人至矣其老病遂有復見松楸之望度不

出二三月間必有朝命可即促裝也惟保愛是禱不宣
十二月二十六日某啟上

又

十二月二日蒙恩檢舉移郴尚未被受省劄至即首塗矣邦衡旦夕必有指揮幸加鞭相遇於雷化間幸甚切便促裝勿以細故滯留也昨日一報尤快意謹納上埋文漫草就不能盡襃贊之意望不外垂喻餘非面見莫罄所懷某啟上三月二日某頓首

又

前奉書并銘文久矣中間人情尚未堅決故不能無過慮今似稍定檜黨畧盡先太夫人銘誌輙以奉寄然猶未可示不相知者僕已有郴江居住之命然未得省劄姑忍待之不知邦衡已得移命否此無可疑但促裝且夕必至或傳已得家書須令人計會省劄昨早得小兒書云正月十八日已遣兩兵今猶未到不知帶得公文來否遞中恐浮沉耳某少懇近以邦人欲得儋耳廟記

漫撰成念非邦衡妙翰無以增潤骫骳之文韋輟少刻
一揮灑之僕得公文即行前途定期少欵四月十日某
頓首上
台眷均勝過儋或僕已行即便可入行衙少駐也天氣
正熱須早行日中少駐也某再啟
又
僕平生故人如蕭振賀允中皆已擢用前日不合通書
十二三人各皆被召如陸升之乃傾陷僕與孟堅者今

已勒停編管雷州天之報施何如哉孟堅已復官歸矣

與呂仁甫書

某頓首一别甚久遭罹禍患不復具言近聞還朝尋復舊物方深慰喜俄聞復有按問之請殊不可料中間承書曾未及報乏便因循殊愧惕也即日伏惟台候增勝某蒙恩近徙脫瘴癘之鄉固已厚幸幸不可數亦且安之死生禍福固已素定如吾仁甫才識學問豈能終阨之乎處憂患之際政須勉力想曠懷達識不俟老朽區

區之言也宣城僕舊所臨仲睢又僕故人也銜觴道舊想有足樂至於覽觀溪山之勝追繼隱侯之妙作時或見寄一洗胷中萬斛之塵誠所望者連發鄉書目昏手顫不盡所懷不宣某頓首上仁甫郎中老友

莊簡集卷十六

宋　李光　撰

序

閒樂先生奏議序

議官御史專以犯顔嬰鱗排擊奸邪為職若論而不切則不能起人主之意辨之不早則不能折禍亂之萌建中靖國初太上皇新即大位號召天下名賢聚之朝廷自執政大臣下逮臺閣之士皆極一時之選故殿中侍

御史陳公伯修其一也是時蔡京方為翰林學士承旨雖明智之士未能知其必亂天下也公獨慨然論奏條其過惡章凡四五上而不已且曰若果用京則治亂自此分祖宗基業自此隳臣非自愛而憂之蓋為陛下憂為社稷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未幾京遂為執政盡逐異已者固寵市權熒惑主聽握國柄者幾三十年諫爭之路自此塞絶卒之强敵肆虐生民塗炭公之言始效於此可不謂先見之明乎司馬温公誌呂獻可墓稱其

論列王安石於海内歸重之時人主信任之際以謂明達先識已所不及若伯修可謂無愧於斯人矣其嘗恨今世士大夫徒知稱誦陳瑩中而知公者尚鮮豈非造膝之言祕不敢傳乎古人之稱死而不朽者如臧文仲既歿其言立是也韓退之作諫臣論曰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之者大臣宰相之事若官以諫為名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顧不美歟公既歿其子某乃集録平生遺藁得奏議十有五篇

以書抵武林張子韶求予序冠其首子韶曰伯修立志如此一陷黨籍至老且死終不用凡有志於斯道者孰不惻然其雖生晚幸及識公於三衢引接誨誘待以國士今二十一年矣追惟平昔因泫然而書之嗚呼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理勢自然無足深慨公雖流離竄斥終身抱不遇之歎于今望之凜凜尚有生氣而彼紛紛者果安在哉覽是書者亦可為持祿養交擇利畏禍者之戒云紹興三年八月二十日上虞李

其序

記

養生堂記

予兄德充寓居越之餘姚實在龍泉之北江山映帶最為勝壤嘗於南偏作堂爽塏而深隱外不假臺池苑囿之翫內不列琴書圖畫之觀蕭然一榻而日游息其中吐納導引以求長年因牓之曰養生客有過而問曰子於治生則信有術矣何自而知養生乎德充曰嘻子烏

知治生使子而知治生則可與論養生之妙矣予令燕
坐一室心超三際方以形為舍宅神為主人濯漱乎玉
池之清泉以溉丹田呼吸乎玄牝之冲氣以營尺宅鋤
胷中之荆棘而梨棗生薅害稼之稂莠而嘉穀植子視
予之養生果異於治生乎客無以應其方謫處南荒書
來告曰予闢養生堂世俗之人或以為疑予雖告以大
畧意有未盡汝其為我記之其自少年喜閱道書游走
四方延見方士多矣神仙之説雖傳記備載然皆虛荒

幻怪不足考信自陶隱居以正一之道授王知遠潘師正司馬子微皆蟬蜕而去然其法後世罕傳惟抱朴子論最簡而易行者其說以住息爲妙葢息息之中神氣相合如嬰兒之處乎胞胎及其至也如釋氏之入定六根皆廢心想都㓕胎從復氣中結氣自有胎中息然非真積力久功行俱圓者未易到也世人不能捐棄外事澄心觀照而日奔趨乎是非利害之境遂使氣自出入乎内神自馳乎外神氣各行子母不相守至於夭死者

非不幸也古之善養生者莫如廣成子莊周之書載黄帝問答之語最詳摘其要言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又曰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老氏五千言雖泛論道德之旨其要言則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二者皆胎息之門戸也德充學道垂三十年平生寡欲無所嗜好悟辱禄高位之傷德故每安於卑官知珍脆肥濃之害性故自甘於藜藿以慈儉為可寶故無侈汰之過以朴素為可

尚故絕聲色之娛今以從心之年白鬚紅頰浮沉里巷
無一不如志者雖使不知吐納嚥漱之理固可與數子
爭年而比壽矣尚何慕於彼哉雖然廣成子修身千二
百歲而形未嘗衰老氏則跨歷商周至秦莫知所終又
有深於此者西域聖人已成等正覺視身猶浮雲斯須
變滅惟圓明一點歷刼而常存今大乘諸經備載斯事
德充倘兼修此道暇時訪尋禪宿叅透西來的的意則
飛行自在出没去來真遊戲事古所謂神形俱妙殆謂

是也其去鄉四年憂傷困悴有他人不能堪者德充萬里致書必以此道過相勉策且有白首相從之語覽之悽然因書其末以見區區之志異時倘遂生還將築室泥灣之上風雨對床其必有日矣紹興甲子孟夏幾望藤州寓亭北窓某謹記

瓊州雙泉記

洪範論五行一曰水曰潤下作鹹山者水所出海者水所鍾莫崇於山莫卑於海故海中之水無不醎者自雷

渡海而南曰瓊瓊本海中山耳而雙泉之井獨冠於二廣豈其源淵所稟得天地粹靈之氣而不資於海邪陸羽茶經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漫流者上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雙泉在郡之東北隅岡巒回抱泉谽竇閒其發源甚微初為小池泓澄清澈瑩若冰鑑不見其流動之形蓋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郡人初不知貴蘇公端明南遷過瓊酌水而異之往告其人而郡守求亭名與詩遂名其亭曰洞酌且留

詩其上紹興乙丑予自藤江再貶海外以三月望至瓊衆指雙泉之勝乃葺居一日盡出積水因得詳究二泉所從來盖一井而有兩脉其一自西南其一自正北皆濆湧而出水既渴泉益湍駛因各盛以器皿色味初若不可辨久之衆皆謂西南來者尤清甘然後知只尺而異味者非虛語也泉自小溝南走十餘步溢爲方池又自兩龍口入下池則泉之儲發者益衆水益深廣每當暴雨漲溢衆流散漫瀦注於外四方之民無男女少長

挈餅罌就浣濯者無晝夜常滿雙泉之名聞於遠近實
自蘇公發之舊傳有白龍嘗露脊尾氣浮水面詢之故
老以為信然蘇公既不載然亦莫有見者獨惠洪記注
間一詩其畧云異哉寸波中露此橫海脊舉首玉箸插
忽去銀丁擲大身何時見夭矯翔霹靂誰言鵬背大更
覺宇宙窄語雖不凡然決非蘇公詩龍之有無固不係
水之美惡今所在潭洞池井以龍得名者其神靈或能
興雲雨而未必皆甘泉也蓋水之有源其畜必深畜之

深則其發必遠其為龍神所宅焉無有疑者易言山下出泉蒙禹貢載禹之治水之跡亦詳其所出葢水之發源不過栝匀間及為江沱潛漢為渭為洛則貫穿中華橫絶吳楚非有本者能如是乎世所稱甘泉多出於深山亂石中好奇之士至窮探遠討不憚巖壑之險攀緣上下然後得之今乃不出户庭几席之上清流滉漾影揺牕扉潺湲之聲夜到枕上風月之下每與客把酒徘徊酌泉而歌之曰泉之泠泠兮以濯予纓泉之湛湛音沈

兮以洗予心朝資予之食飲兮暮伴予之孤吟或泛流
栝或橫素琴予既寓居之久矣日涉淺而汲深嚥漱元
和滌除煩襟玉池生肥兮沙礫變金凜氷雪之遠齒兮
何瘴煙毒霧之能侵邪歌罷輙欣然自得忘其身之在
萬里外也獨恨海外險遠不得與惠山虎丘南零諸水
同列於圖經非蘇公一顧之重則斯泉也委於荒榛蔓
草間飲牛羊而產鼃鮒矣流俗所傳既多怪妄因志其
本末使後來者有考焉四月七日上虞李其記

昌化軍學記

學校王政之本也三代至治之世未嘗無學皆所以明人倫崇教本長育人材而化成天下也周衰至春秋之際學校廢缺雖齊晉之大國晏嬰叔向之賢未嘗一及於此魯獨僖公能修泮宮而詩人歌詠其德鄭惟子產不毀鄉校而仲尼追稱其仁葢古之學者以聖王為師而專師孔子則自鄒魯始當時諸侯雖不能盡用而四方學者如孟僖子之徒皆翕然從之升堂入室至於三

千難疑問答其畧見於論語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三綱五常之道賴以不絕無他學故也故孟軻以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又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豈過論哉自漢以來其道益隆雖天子之尊躬執薦祼非道師萬世言法天下疇克當之我宋之興崇儒重道聖聖相承至仁宗皇帝始詔大臣問以治天下之道當時條對咸以學校為請熙寧元豐以來繼志述事弗替益隆乃闢成均乃建辟廱黌庠術

序達於海隅可謂盛矣逮主上中興和戎偃兵天下寖
以無事乃詔中外謹庠序之教復太學之制旁達郡國
靡然嚮風唯海南地處遐裔雖屢更儆擾而是邦獨不
見兵革里閭之間晏如承平人知教子家習儒事青衿
之秀日以增盛每詔下羣試於有司者至三百餘人然
舊學庳陋傍迫居民人士每病之也先是城之東南隅
郊原迤邐氣象軒豁黎阜拱揖昌江映帶實占一郡之
勝至是人謀龜筮實協實從諸生獻謀工徒輸力富者

效其貲貧者尸其勞郡守陳侯適亦樂從之期年而新
學落成且於民家得古肖像華冠象佩逺合鄒魯羣賢
從祀取法上庠御書有閣講說有堂齋祭有室誦讀有
舍賓客之位附於三門繚以周垣崇以列戟下至庖湢
莫不畢具固足以激奮士心作新後學士之周旋其間
者且將磨揉遷革日趨於善變島夷卉服之陋為絃誦
禮樂之鄉喪祭冠婚無悖禮之失禨祥巫覡祛習俗之
蔽使一變而至魯再變而至道將必由是啟之昔蘇公

端明謫居此邦有遊學舍詩云攝衣造兩塾窺戶無一人邦風方杞夷廟貌猶殷因先生餱已闕弟子散莫臻蓋歎之也今相去五六十年間文學彬彬不異閩浙予以放逐至此時得與其士子相從文字間而王霄諸生又多及見前輩喜與遷客游一日摳衣踵門以學記為請念方衰病久廢筆硯屢辭不獲因書其經始大畧如此異時長材秀民業精行成登巍科膺膴仕者繼踵而出則予雖老矣尚庶幾及見之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

申十月庚子上虞李某記

碑

儋耳廟碑

昌化軍古儋州也後漢四裔傳載儋耳國最恭順其俗皆鏤其頰皮如雞腸垂之連耳因以爲號非自然也夫人馮氏生隋末累世策勲有平寇之功建國開府比古諸侯夫人諱洗五代僞劉之世封清福夫人紹興乙亥詔封廟額用太守陳適請邦人敬事之過於南海城隍

二神舊城去今廟三十餘里日淪灘常有水患一夕人見夫人具畚鍤躬率人夫遷之工畢而人不知今凡二百餘年地形爽塏東望黎阜下臨長江百川灌注瀕海而水易洩故無旱澇之患雖地狹民貧而酒茗皆資之船舡土宜諸芋民資之以為糧歉歲惟食藷藷有二種大者徑尺豐歲幾不論錢故凶年不見丐者雖無富民而風俗儉約婦人不曳羅綺不施粉黛女子自少小惟緝吉貝為生故多跣足富者穿履韈而已蘇子瞻嘗有

詩云馮冼古烈婦至歌此送迎詩近年風俗稍變葢中原士人謫居者相踵故家知教子士風浸盛應舉終場者凡三百人比往年幾十倍三郡併試時得人最多夫人生有功於國没能庇其民天有水旱民有疾苦求無不應每歲節序羣巫踏舞士女軿輳簫鼓之聲不絕者累日自郡守已下旦望朝謁甚恭必有神靈以鎮一方而為之主宰舊說二廣葢陰中之陽故男子弱而婦人強男子多坐食於内而婦人經營於外豈其然乎紹興

辛酉十一月建寧軍節度副使李某得罪於朝三貶而至乎儋丙子其月天子推曠蕩之恩北歸有日矣邦人父老丐予文以記其畧因念謫居之久蒙冒煙嵐脫於萬死天地神靈實祐之謹躬詣廟廷再三稽首碑而銘之曰　國名儋耳古所傳鏤如鷄腸耳垂肩夫人馮氏忠且賢錦繖平亂功瞭然爰擇休壤美水泉居人按堵城池遷黎山擁抱完且堅邦人敬事久益虔年豐米賤佳吉蠲歌詩送迎巫蹁躚

辭

感春辭一篇為自然使君作

有美人兮天一方秀外而慧中兮體便娟而生香腰支婀娜兮曳六銖之仙裳表傾城之巨麗兮施粉太白增之則長瞬明眸而流盼兮瑩秋水之清揚良辰勝日賓客滿堂忽歌喉之宛轉兮聲遏雲而遶梁異巫山之朝雲兮徒見夢於楚襄悵尤物之不可久兮撫衾枕於空牀耿青燈之悶悶兮怨秋夕之未央記音容於彷彿兮

掩涕淚之浪浪于時煩暑既退微露宵零風蕭蕭而入牖蟲唧唧而悲鳴徂清夜於蘭房収亂志於短藥雖冥冥而罔覿猶依依而奉承嗟予生之耿介兮視死生於虛誑慕壯夫之猛烈兮悟釋氏之真妄浩歌徑醉飲醇啜醨我兮為客彼得所歸焚香清坐神氣相隨有來唁者一笑而揮之

銘

吳伯成推官晦堂銘

至陰之原日行於冥升於九天物無遁形聖賢體之用晦而明谷虛能應水靜則清政惡察察善無近名如處重闈以觀户庭惟伯成父皎皎夙成老氏和光舜曰勿矜以此事上貌肅意誠以此臨下氣和而平我作此詩為座右銘

姜山靜凝院鐘銘

上虞餘姚之間青山盤紆寒溪漫流中有招提曰靜凝院僧仲珣實嗣南山下惠通律師講席有衆千指香大

淨供人天所依爰作大鐘以聲旦暮羣聾六時有所歸仰旁震萬壑聲聞九天幽途苦海無不解脫於是珦以書抵里人平江守李某求銘以識其上乃為銘曰　我觀世人逐物喪真莫覺莫悟三界沉淪爰有大雄獨振宗風雷震霆擊警世昏聾天鼓既動罪垢俱空平湖之傍姜嶺之巔其山峩峩其流涓涓我銘斯鐘可千萬年

等慈寺鐘銘

等慈寺於上虞為大伽藍慶歷中咸潤師所創建經方

朧之變金碧之區鞠為草莽越二十一載有僧首妙智
大師志遠始出其衣囊與其徒法常兼募衆緣經營而
一新之師既以大廈安四衆又欲以鴻鐘警六時悲願
既深衆應如響於是涓擇吉日精求良工得富陽人陳
誠稽合律度範模陰陽凡用銅三千六百觔高廣之數
厚薄之齊咸適厥中將以覺昏聾滅罪垢迷法性者尋
聲而頓悟沈幽途者聞響而解脫其功用豈不大哉實
紹興辛酉九月某日也邑人李某覩茲勝事隨喜結緣

乃為銘曰　諸佛出世開方便門引導衆生莫捷聲聞爰作鴻鐘以警朝昏滅除罪垢誘掖善根衆生愚癡淪隨幽扉曠刼長夜永無出期天鼓一動若輪息機如雷如霆淵達幽明聲來耳邊不於空生若夢而覺若醉而醒衆真羣魔稽首聳聽

轉物菴銘

世尊語阿難曰一切衆生從無始來迷已為物失其本心為物所轉故於是中觀大觀小若能轉物則同如來

嗟夫學道之士以成佛為難則一切衆生無復有得者以為知易則世尊大慈大悲經歷塵刼受諸苦惱至於歌利王割截支體不生瞋恚猶不了悟其餘大弟子及諸菩薩方修行之初或投崖飼虎斷臂燃眉立雪齊腰如是勤勞然後乃得未有自凡夫徑超佛果者譬如瓦礫欲成黃金雖經百鍊終不能成若銷金鑛則鑛盡金現是金在鑛中必資鍛鍊當知一切衆生各有佛性無欠無賒非專苦行非離苦行若契本心則苦行如握土

成金若不明本心則如黑月履於嶮道當觀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妄情不起真心徧知特在一轉之頃耳昧者不知乃欲除煩惱而求菩提捨無明而求佛性不知煩惱即是菩提無明即是佛性失其本心去道愈遠我今自念此身流浪濁穢涉世不止卒蹈大難昧其根塵為物所轉無有了期於是宴坐一室反觀自性六用不行雖有去來隨有不昧因牓所居室曰轉物而為銘曰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咄哉瞿曇誑諕癡獃物無自性我

亦非有轉者為誰徒勞心手知無自性復是何物瞥起
情塵捫空揣骨此庵無所住者何人具頂門眼試辨踈
親

端硯銘贈六十五姪孟容

紫淵之精膏潤不枯以畀猶子旌其勤渠杜門著述如
漢仲舒期汝褎然飛聲天衢

孟堅硯銘

端巖之珍玉德斯具祕蔵深淵如士未遇出為世用匠

石一顧温潤中涵文彩不露伏膺寒牕守此直素研窮經史講磨世務伸紙落筆三峽倒注丹墀縱言青瑣綏步收功翰墨緊汝之助

孟珍房相樣硯銘

端溪之英非黑非赬方其未用也匣而藏之以瑞其家庭及其為用也波濤洶洶一揮而成文字之祥皎如日星人皆誦詠衆所推稱老人志願如此汝其勉承當務實學毋事虛聲

孟珍端溪方硯銘

端溪之石非黳非赤斵爲汝硯斯文是力唯古聖賢是鑽是研飛聲丹陛落筆萬言

孟傳硯銘

席上之珍鑽之彌堅曰吾衣鉢尼父所傳孰爲汝師南極老仙匣而藏之以畀曾玄秉德之操如石之堅種學績文以磨以研治吾墨莊若農服田鹵莽滅裂其報亦然我銘斯硯以貽孟傳方寸之地破暗發蒙涓滴之水

膏潤無窮溢為江河升為雲龍匣之藏之不敢妄用以全其功

贊

老人星贊

晉書天文志云老人星常以秋分見於南方或曰南極見則壽昌世人多圖其形像配以靈龜松鶴三物程公給事伯寓頌於維揚得是畫歸為致政中大夫生朝之壽且命友人李其為之贊云　我聞古之真人服氣飧

霞騎箕登天惟世耆耋上應星躔清秋既分雲月娟娟
晨見南極其光瞱然瑞公家庭非雲非煙惟此老人矍
鑠蹁躚積德行仁克生忠賢綵衣侍側玉潤金堅如鶴
在松如龜巢蓮或金章紫綬出入乎黃扉紫闥或芒鞋
幅巾徜徉乎水涯山巔閱世三百與此三物而周旋者
乎

正獻祁國杜公畫贊

正獻杜公正色立朝以不欺為忠尤抑僥倖

凡內降與恩澤者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以是為昭陵所敬一時正人羣邪所忌公獨左右之搢紳之士聞其風聲雖千歲之下猶足興起其功利之及天下後世豈不大哉小人欲容身保寵者往往反舉以相戒曰是特沽激取名耳嗚呼悲夫公之六世孫師文寄示遺像予適有所感因再拜稽顙而贊之

於穆正獻大節孤忠天骨秀拔泰華倚空致君唐虞稷契夔龍嬰鱗犯顏蹇蹇匪躬壽考康寧昭明有融咄哉鄙夫朋淫黨同謂天可欺謂俗皆聾曰位可竊曰身可容敬觀遺像遐想英風揆路百日萬世之功嗚呼祁公

牧牛圖贊

博白蘇令汝文出此圖相示二童子各牧一牛其一牛背上吹笛其一坡上箕踞而坐云是唐韓晉公筆晉公畫與族人幹本相上下

及位將相耻以自名當時固已不傳矣然此本筆跡蕭散自是名筆何必託之斯人哉因以書其後云

平原曠野熟視牛跡豐草長林隨意所適彼二牧童逍遥自得陽坡箕踞牛背横笛咄哉慧箴狂念未息孔鼻拽來費許多力

戲作金粟湯贊

我有一湯香味勝粥朝飲一杯和氣滿腹處處現身是

名金粟

子賤舍人寄入定觀音像因讚其上

惟觀世音有感斯應蒙頭宴坐如金在井法無起滅動不離靜能作此觀是真入定

不出贊

顔回阨窮簞瓢自足揚雄草玄寂寞天禄嗟古聖賢遭此困辱我獨何人敢怨顛覆杜門却掃轉禍為福德雖有鄰道貴靜獨學當求已言豈媚俗明牕靜几助我幽

讀優哉游哉以俟其復

郴守江君畫贊

望之儼然如臨其民即之温然如見大賓曰守與令而廉其聲曰清與白而避其名吾言豈欺既久必聞後有良史秉筆而傳循吏庶比夫上逸事而補闕文者也

病中自贊

今年八十百病相攻今夕明月炯然當空似我方寸不欺為忠得死牖下是惟善終雖四山相逼五藴皆空唯

靈光一點穿透地獄天宮咄甚喚作地獄天宮

郴州寫真贊

此予八十歲郴江所傳衆曰似之然乎不然若其氣貌之軒然議論之凜然雖老而不衰者顧丹青之筆豈能得其全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謄録監生臣程廷璋